以賽亞其人其事

以賽亞的名字意即「耶和華是拯救」。根據猶太傳統認為，以賽亞出身貴族，父親亞摩斯是猶大王亞瑪謝的兄弟。以上所述若是真的，那以賽亞就是烏西亞王—亞撒利雅（《王下》15:1, 13）的堂兄弟；因此以賽亞被稱為「先知中的王子」（the prince of the prophets）。以賽亞的妻子也是女先知（《賽》 8:3），他至少有兩個兒子（7:3; 8:1），名字都與以賽亞的預言有關，顯示以賽亞先知家庭的獨特地位。與以賽亞服事時間重疊的的先知有阿摩司、何西阿、彌迦。照猶太人傳統說法，以賽亞是在希西家晚年所生的兒子瑪拿西（《王下》20:21）作王第十五年時被鋸死（《來》11:37，根據《以賽亞升天記》所記）。

以賽亞作先知的時間是在烏西雅、約坦、亞哈斯、希西家做猶大王的時候（1:1），但實際上他可能也在瑪拿西時代作先知，不然怎麼會被鋸死—得罪王的下場。如果以上說法屬實，以賽亞作先知的時間跨越五個王的朝代，可能超過六十年（約從主前740年至主前681年被殺為止，對應的中國朝代為春秋的初期）。以賽亞信息的內容從當代（6-39章）跨越到被擄（40-55章），直到歸回之後（55-66章）。因為以賽亞所傳信息的範圍和時間跨距太過巨大，所以有關《以賽亞書》的作者到底是誰，在學者間頗富爭議，通常有以下幾種說法：

一、三位作者論：

1. 1-39章作者是以賽亞本人，於主前700年寫成，內容是當時的以色列、猶大，和周圍國家要受審判。

2. 40-55章是被擄到巴比倫（主前586-539年）猶太人中的某人或群體，於主前540年寫成。

3. 56-66章是巴比倫被擄歸回的猶太人中的某人或群體，於主前539年以後寫成。

二、學派集成論：某個學派（文士）持續不斷地蒐集編纂寫作而成。

三、作者即本人：這也是我們接受的看法

1. 之所以有前兩派的說法，是不承認先知有預知未來能力的結果。他們認為在主前八世紀的以賽亞，不可能知道主前六世紀被擄和歸回後的事情；所以《以賽亞書》的作者除了以賽亞本人外，還有後世的人，在被擄時，和歸回之後托以賽亞之名寫的。可是本書開頭處就已說明作者是以賽亞（1:1; 2:1），如果後人有所添加，照規矩應該有所提示才對。但是在40-66章裡完全看不到任何提示的蛛絲馬跡。

2.以賽亞既是先知，能預知未來將發生的事，也不足為奇。例如他給兒子起名施亞雅述（Shearjashub，意為必有餘民歸回）（7:3），瑪黑珥‧沙拉勒‧哈施‧罷斯（Maher Shalal Chash Baz，意為擄掠速臨，搶奪快到）（8:1）。

3. 第一世紀的猶太古史的記錄、第二世紀次經《傳道經》、七十士譯本都認為本書是以賽亞一個人所寫。

4. 有人認為《以賽亞書》的前半段與後半段的風格差異太大，應該是不同人的作品；但是把文學著作分段以不同格是寫作，對作者來說並不是難事。而且如果寫作的時間跨距很大時，出現不同的風格也是大有可能的。

5. 《以賽亞書》雖記載了被擄和歸回時期的神所宣告信息，卻沒有被擄時期時事的記錄，這和其他被擄時期先知，如以西結、耶利米、撒迦利亞等人作品中卻都有當時歷史事件的慣性顯然不同。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亞述 | 以色列王 | 以賽亞與猶大王 |
| 主前900年 亞述帝國開始擴張版圖，征服了臨近諸國。主前885-785年 亞述是以色列與猶大的威脅主前782-745年 亞述和平主前745年 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主前734年 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擄走了以色列北部人民（《王下》15:29）主前732年 亞述滅亞蘭主前722年 亞述攻陷撒瑪利亞，撒縵以色擄走了其餘的以色列人（《王下》17:6）主前713年 亞述王西拿基立侵擾猶大（《王下》18:13 ）主前701年 亞述王的大軍圍困耶路撒冷時遭耶和華使者擊殺（《王下》19:35） | 主前784-753年 耶羅波安二世主前753-752年 撒迦利雅 主前752-751年 沙龍 主前751-742年 米拿現 主前742-741年 比加轄 主前741-730年 比加 主前730-722年 何細亞 （主前722年北國以色列亡） | 主前789-740年 烏西雅主前765年 以賽亞生主前740年 以賽亞蒙召主前740-736年 約坦主前736-727年 亞哈斯主前727-699年 希西家主前722年 北國滅亡主前713年 耶路撒冷被圍，希西家被罰款主前714年 希西家病主前699-643年 瑪拿西 主前681年後 以賽亞被殺 |

以賽亞年代對照表

以賽亞生活的年代，猶大和以色列兩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。在烏西雅統治下，猶大國相當富庶（《代下》26:1-23）。而北國的耶羅波安二世強勢領導下，也收復所羅門王時期的大部份領土（《王下》14:25,28）。但表面的富裕並無法隱藏社會貧富差距帶來的不公不義，這在以賽亞的信息中可以明顯感受到。再者，雖然以賽亞服事期間的王都有心遵循律法，但民間的偶像崇拜依然猖獗。多數的王也無法堅持初心，除了約坦英年早逝，大都晚節不保，更不用說亞哈斯和瑪拿西兩個壞王，幾乎把先人的信仰資產都敗光。以賽亞眼見自己的國家因離棄耶和華，一步步邁向敗亡，心中焦慮不安；但是末後的安慰信息，正宣示：雖然百姓忘記了他們的神，耶和華卻沒有忘記他與被揀選的百姓所立的約。